

張郁廉 著

白云飞渡

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

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张郁廉 著

白云飞渡

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传奇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云飞渡 / 张郁廉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 10
ISBN 978-7-218-10393-8

I. ①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传记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8162号

Baiyunfeidu

白云飞渡

张郁廉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责任编辑: 李怀宇 李沙沙

装帧设计: 林小玲

责任技编: 周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sh.com>

印刷: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: 14 字数: 120千

版次: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「北平西山上的楓葉該紅透了，去年這個時候我沿江由南京來，今年的這幾天，漢口各碼頭擠滿了逃難的人。輪船再也容不下一個人了，幾家合租一隻大木船也是辦法，已經有無數的木船，撐著蓬帆向西去了……。」

四十多年前，中國第一位戰地女記者張郁廉，發表在重慶「中央日報」副刊的一篇「在前線」，開端的幾句話，淡淡地勾勒出三十年代離亂人的苦楚。

時代動亂的哀歌

聚聚
302

外祖父
名為
李亨德

我這一生中感覺最遺憾的事是對自己的親生母親知道得太少，幾乎是一無所知，更不用說她的長像模樣；她去世時我年僅兩歲半，弟弟復成初生不久。我身邊曾經有過一張父親母親和我合照的照片，但是在一九三七年（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，日本繼東北開始向華北侵略，全國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奮起展開抗日戰爭，學校停課，各地學生紛紛向大後方流亡，就在戰亂顛沛流離中，我遺失了那張寶貴的照片。我只知道母親娘家姓李，名字不知道。她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，她是大姐。她出生在山東掖縣平里店東路宿村，和父親結婚後，就到哈爾濱居住。在哈爾濱大概住了三四年，生了兩個孩子，年紀青青的就結束了她的一生。她故去的時候有多少歲數？因何

病而喪生？我都不知道。當時從山東河北到關外（山海關）創業謀生的人，假若有人在外死亡，靈柩一定要運回老家安葬。就這樣，父親辭去了工作，安頓好了兩個無母的孩子，護送母親的靈柩離開哈爾濱回山東老家掖縣平里店朱由村去了；這是一段漫長艱苦的路程：先乘南滿鐵路火車自哈爾濱到遼東半島尖端的商埠大連，由大連改乘船橫渡渤海到山東省煙台，再由煙台乘煙維公路（煙台到維縣）汽車到掖縣平里店下車，換乘由馬或驢子拉的大板車走二十來里田埂小路，其間路過嬰里村（宴嬰故里），蘇渠村（孫家世居），東路宿村（我外婆李家住地）和西路宿村（復鈞兄弟外婆王家住地），然後就到了朱由村。朱由村是濱臨渤海萊州灣的一個村莊，屬於魯東掖縣（掖縣是軍閥張宗昌的家鄉，因他的

(24×25)

胡做非為而聞名全國，大概有三百多戶人家，多半姓張。這裏的居民忠厚樸實，勤儉樂天知命。據說我家祖先是明朝張獻忠在四川大屠殺時由成都逃難，幾經輾轉，終於定居在魯東，倒底在山東掖縣居住了幾代？我也不清楚。我只知道我祖父張吉亨早年喪偶，膝下只有我父親張日高，字陞三和一個叔叔（不知道名字）。他們世世代代都是以種田為生。

張孫兩家的老人們，大約在清朝光緒廿二年即西曆一八九八年前後由原籍魯東，隨着第一批一批的年青人，背着簡單的行李，不顧清廷禁令，千里跋涉，私自源源出關山海關，赤手空拳到地大物博，人口稀少的東北地帶創天下。

那個時候，正趕上俄國藉口代我向日本索還遼東半島，要

求酬謝，因此獲得了在東北興築鐵路的權利，並且租借遼東半島的旅順和大連。俄人遂於一八九八年以哈爾濱為起點，分向東西國境及旅順大連三方面積極進行敷設路軌，於一九〇三年即以閃電方式完成了中東鐵路：中東鐵路全長二四三〇公里，以哈爾濱為中心，西北至滿洲里，東至綏芬河，南至大連。修築鐵路需要大批年青力壯的勞工，而當時山東河北兩省民衆，因為在原籍謀生不易，紛紛冒險設法出關。我的父親張日高和叔叔當時正是十七、八歲年富力壯的青年，也跟着離開生長的家鄉到了完全陌生的東北。他們在冰天雪地，忍飢耐寒，胼手胝足走遍松花江流域一帶大小城鎮，做過各式各樣工作，吃盡苦頭，也在奮鬥掙扎中成熟長大。他們以血汗勞力取得的代價，逐漸的

建立起自己的家園，繁養生息，人口日多，才奠定了我國在東北的基礎。那些在東北有拓荒精神的年青人將多年積蓄紛紛投入工商業，另求發展，漸漸掌握了東北經濟。另有許多年青人苦學俄語，在鐵路築成後做了中東鐵路局的員工，個個精通俄語，待遇優厚，以金盧布計薪，很受重視。我父親在東北奮鬥了十餘年後，有了謀生技能也略有積蓄遂返回老家成親，帶著新婚的妻子再度返回哈爾濱。而我的叔叔不知是和父親同時還是幾年後，雖也千里迢迢去了東北，可是他一去就失去了連絡，^{至今}生死不明。

朱由村雖然不是我出生和生長的地方，但是我對這個靠海的小村莊有濃厚的感情和記憶，那裏是我們張家祖先和我父母出生和埋葬的地方。經過幾十年的歲月和多次的戰

亂，故居、祖墓還安在嗎？還是已被荒煙蔓草遮蔽無處尋覓了……我去過兩次朱由村是在一九三六—一九三七年民國廿五、廿六年的時候，那時我已就讀北平燕京大學，利用寒暑假回到山東老家和由哈爾濱趕回去的父親聚晤，因為一九三一年（民國廿年）九一八事變後，日本侵略者強佔東北各省，對中國人百般刁難，對知識份子嚴厲統治，無辜逮捕和殺害時有所聞，因此，父親把我的名字從戶籍上取消，報以死亡，從此我再也沒有回過哈爾濱了。記憶中回步由村最清楚的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六月；我在燕大已讀完三年，還差一年畢業，利用暑假和父親約好在山東見面。我從北平乘津浦鐵路火車到濟南，換乘膠濟鐵路火車到維縣下車，改乘煙維公路局的汽車，車行三四小時，途經掖縣縣城

到平里店下車。平里店是煙維公路上的一个小鎮，那裏有電報和郵政局。父親總是先我幾天到家，我回來時他在平里店接我。父女兩人坐上早已雇好的騾拉板車，搖搖擺擺的順着麥田中間的土路緩慢的前行，大概要走一個多小時才到。遠遠就看見了紅磚砌成的圍牆，牆內分三個院子，每個院子裏有一排三間的房子，雖是老房子，但都經過整修。印象最深的是房子的屋頂上都鋪着厚厚的一層層晒乾的海草，有人說是海帶，據說冬暖夏涼，不漏水不透風，就地取材，便宜實用，家家戶戶的屋頂都一樣。所以一進朱由村遠遠就聞到了鹹鹹腥腥的海的味道。記得三個相通院子外還有一個小裏院，院裏靠邊堆着燒火用的木材、枯枝等雜物，不遠處有兩棵枝葉茂密的桃樹，每年開花結果

，中間就是一個露天的大糞坑（廁所）。一進大門的院子裏住着大奶奶，她是父親的伯母，伯父早亡，無兒女，由父親奉養，並排另一院裏兩明一暗的房子由父親和我暫住，這個院子裏還有一口深井，家中用水都由此汲取。記得那年夏天父親總是在趕集的日子（五天一集）買些西瓜回來，裝在打水用的木桶裏放進水井，傍晚時在院中乘涼，一家人就有冰涼涼的西瓜吃了。第三個院子裏住着我瞎了眼的奶奶；她不是我父親的親生母親，我親祖母在我父親十來歲時就故去了。我所看見的祖母是我誕生以前，有一年山東乾旱，各地鬧飢荒，有一批難民逃到我們村子裏，其中有一個由平度逃來的三十多歲的寡婦，孤苦伶仃，來到我家門前，我家人口單薄，正需要人來照顧祖父及兩個稚兒，就

(24×25)

把她收留了，以後我們就稱她為奶奶，當時她的雙眼還未失明。此後的年月也多虧有她支撐老家的一切家務：父親和叔叔出外謀生，祖父去世，家中破屋和幾畝田地就由她一人看管維持，一直到父親在東北賺了錢，陸續把錢寄回老家，把房屋整修重建，生活才得以改善。

說到我外婆家，我知道的更少了，只知道姓李，他們世居與朱由村相隔十餘里的東路宿村。家中有四女一男，我母親居長。我兩次回朱由村都一定到外婆家住一兩天。那時外祖父已去世多年，小舅舅也死了，家中只有外婆和四姨。二姨隨丈夫到東北一面坡經商，我沒有見過她，三姨到那裏去了，我沒有印象。四姨結婚後，丈夫到關外東北謀生，一去十幾年沒有音訊，四姨只有長住娘家 and 老邁的

外婆做伴。外婆家境十分淒涼，生活艱苦，茅屋僅可蔽風雨，當時我還在求學，對外婆的清苦生活無力濟助，倒是父親時時不忘送點錢過去。記得在外婆家過夜時，三人睡在炕上，我和四姨睡一頭，外婆睡在另一頭，三人蓋一床被^棉，夜裏外婆緊抱着我的雙腳為我保暖，四姨則兩臂摟着我御寒。小舅舅的模樣我到現在還能清晰的記得。不知道是那一年，他大概也只有十七十八歲的時候到了哈爾濱，我父親給他介紹店舖做學徒。父親第一次帶他到家時對我說：「這是你娘的弟弟，你親舅舅啊！」小舅舅興奮的握着我的小手，不自覺的流下了眼淚。他穿著藍布長衫，臉面清瘦。以後他又來看過我幾次，有一次他咳嗽得很厲害，幾滴鮮血賤到地板上。從此他沒有再來，父親說小舅舅有病回

(24×25)

序言：白云飞渡情悠悠

——读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张郁廉手稿记

杜南发

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，雕塑家孙宇立来电，约我到他的苏菲亚山工作室。

苏菲亚山是座闹市里的小丘，学者郑子瑜住的建安大厦在上山前的路口，斜坡路尽头是二战前美术家林学大创办的南洋美专，孙宇立的工作室就在中间路段。

孙宇立是专业建筑师，原任职于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都市重建处，回新加坡创业，为了兴趣，毅然决定放弃建筑专业，一心从事雕塑。80年代艺评家刘奇俊介绍我们认识，那时他正苦思创作路向，想解决西方拓朴学与中国易学之间的问题，多次与我深夜长谈，交流意见，成为好友。

他曾告诉我，他母亲是我同行前辈，为中国早期第一位战地女记者；那天约我见面，是因为老人家刚到新加坡，希望能和我见面。

一进门，便见一位穿着淳朴、相貌慈祥的老太太，气质优雅，端庄有度，当然就是孙妈妈张郁廉女士了。这年她已80多岁，依然走得快而腰板挺直，握手有力，言谈爽朗，充满自信。

喝茶聊天，她对新加坡的新闻工作情况很感兴趣，也谈了自己早年抗战见闻，尤其是战场的残酷，谈她在台儿庄大战结束第二天就到现场所见的情景，以及她半夜穿越日军封锁线的惊险经过。

热带午后，在南方国度，安静的室内，听着报业前辈淡淡述说半世纪前自己惊心动魄的战场故事，感受良深。

初次见面，轻松闲话，已觉得内容丰富，便相约择日再作专门访谈。但报社事务繁忙，一再耽搁，想起再联系时，老人家已飞回台湾了。

有机无缘，只能错过；蓦然回首，暮云已远。也就只能放在心中，成

为一段不完整的记忆。

二十多年后始读到的手稿

二十多年后，孙宇立已是新加坡重要雕塑名家，一天他告诉我他母亲2010年过世后留有一部手稿，原是准备写给儿孙们阅读的自传，他觉得有些内容我可能会感兴趣。

连夜拜读，一口气读完，感觉亲身经历了一个大时代的激荡，心情起伏，一时难息。

文稿不仅记述张郁廉作为战地女记者，亲身经历几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役，如台儿庄之役、徐州突围、武汉撤退、长沙大火、中条山游击战、重庆大轰炸等情景；还详细追述上世纪初她从小被寄养于东北哈尔滨白俄家庭、考入燕京大学、参加1935年北平学联发动的“一二·九抗日救亡运动”街头游行，如何因为俄语娴熟而先后在塔斯社、中央社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。

更有意思的是她还曾陪同苏联战地记者前往延安，和毛泽东握过手，听过他演讲及目睹江青在现场拍照的情景。

文稿也记述了张郁廉1944年和青梅竹马的北平大学经济系高材生孙桂籍结婚，1946年随丈夫到东北，当时孙桂籍是国民政府负责接收哈尔滨市的社会局长，后来又先后担任东北物资调节局长、旅顺市长和长春市长，张郁廉则担任中央社沈阳和长春分社的采访组组长；1948年全家如何在辽沈战役时被林彪大军包围在长春城、辗转到台湾等情节；还记述了她和作家韩素英（韩素音）夫妇、燕大校长梅贻宝夫妇、对台湾经济贡献巨大的孙运璿等许多时代人物的交情，以及她后来如何成为书画名家黄君璧“白云堂”最早期弟子的故事。

整部文稿是一份自传，是一位知识女性在那个新旧交替社会的真实人生，更是那个风云激荡大时代的一个剖面。

淡淡的笔触，娓娓叙述着一个大时代的苦难和悲辛，战争生活的残酷，一个个平凡又不平凡的故事，读来令人感慨良多。

中国首位战地女记者

阅读这份文稿，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“中国第一位战地女记者”的问题。

“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采访战地新闻的女记者”，这是当年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对张郁廉的称誉和肯定。



枪声不断、炮声轰隆中走访战地（图中骑马者为张郁廉）

萧同兹是开创中国现代新闻通讯事业的官方新闻机构领导人，被形容为20世纪中国百年新闻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位人物，备受尊敬，他的肯定，自成公论。

抗战前期的徐州会战，是中国新闻史上首次有中国女记者出现在战场，张郁廉便因当年亲赴采访而获得这项殊荣。

徐州会战指1938年1月至6月间，中日两国军队以徐州为中心展开的一系列激战，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次重要会战，双方共出动80万大军，连战数月，伤亡逾12万人，最后虽以中方撤守徐州结束，但其间爆发著名的台儿庄大战，日军在一次战役中伤亡逾万人，是中国抗战第一场大胜利，对